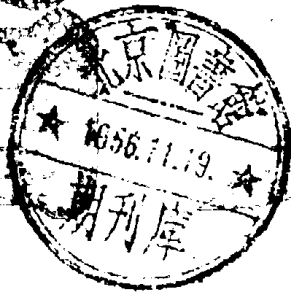


# 光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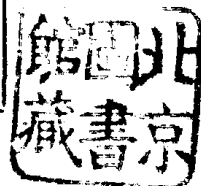


號 一 第 刊 旬

## 創刊號目錄

創刊辭	編者
西洋道統上之民主主義	張東蓀
民主政治的根本問題	夏丹
藝術的本質	郝昂譯
凱旋頌	辛警
獄中記	周傑
幸福	高爾基
推背前書	舒天
原子炸彈之「原子能」的發展史	鄒光新

版出日二十二月九年四十三國民華中



619713



觀遇有重大事情亦多有邀集子孫共同商議之情形。所以集議一事自古即有之。即在中國古代亦就多有階及衆庶之事，可以左傳所載爲證。不過中國不及條頓民族有集會討論之習慣而已。倘使以會議爲民主之雛形，則可說原始民族並未嘗在反民主情形中生活。至于反民主却是後起的，換言之即專制與暴政反而是後起的，不是初民社會所本有。這一點和經濟方面的私產制度是一樣的。社會學者對於原始共產制雖有人否認，然有承認者究屬不少。不過按照物品來分別言之，情形亦甚複雜，而我則以爲土地牛羊房屋等比較上以共有爲多，至于刀桿與衣則屬於私有。可見原始共產之說，雖嚴格言之，不無備嗣之議，然大體上尙似可成立，不過如以正反合之方式而爲之附會，則必可說原始共產是正，資本制度是反，將來社會必成爲共產，即由于正反以後必須有合，此乃必然之歷程也。此說我在上章已加以批評，以爲將來社會應如何，我們應當依照科學以從事于改造，不必恪守此種非科學性的正反合方式。在此我所以重提此點只在想與政治方面作一個對比。如果強要應用正反合之方式于政治上，則未嘗不可說是由共和到專制，又由專制到民主。總之專制與暴政是反而不是正，這或無可疑，但細分析起來必見另有緣故，原始民族沒有國家，沒有政府，在其部落 (clan) 的羣居生活上，他們反是很平和的。並不是無秩序，而只可說無組織，他們的秩序是由于天然，本于人情。克魯波特金之互助論 (P. A. Kropotkin, Mutual Aid, Chap. II) 第二章中言之最詳，此書有譯本，茲不繁引，雖其書距今已有四十年以上，然而現代社會學家尙多承認之。于是我們可以說組織是由于需要之逼迫而始起，所謂需要大部份是對外國爭。此一羣對於另一羣有爭鬥行爲時，自然會逼得此羣中人們加緊團結。不僅如此，同時爲了加緊團結之故，必致首領之權會自然加強加大。因此我們勉強可說國家之造成與有所謂政府，都是由于有戰爭而起的。我們雖不可做照信古的舊學先生以爲上古人性本善，但在古代沒有比較大一些規模的戰爭足以使人們提起仇視之心與敵愾之氣則必是事實。因此有些傳說謳歌上古，這原是事出有因，不可完全否認。後來戰事愈演則規模愈大，于是國家不因此產生，且須加強其性質。迨到後來反而倒果爲因了。即本份國家由或爭而起乃變爲有國家斯有戰爭，馬克斯說一切政治爭鬥都是經濟爭鬥，這句話真是千古名言。這句話就是答復一個問題曰：爲什麼平和生活的部落會有戰爭？這當然是由于天然供給之不足。而感着不足又當然由于人口之增加，這些說法好像與歌波羅微以及歐本漢茂 (F. Oppenheimer) 大致相同 (歌氏書爲 Der Passenkanpt, 歌氏書爲 Der Staat)。但我的主張只有一部分與他們相同。我不相信他們所說的種族爭鬥是普遍的現象。並且爭鬥亦不限于行在不同的種族之間，部落 (即人羣) 互相爭鬥亦不限定爲種族有不同。不過他們所說的國家之起源雖不是很對的，然而若採用他們的說法以解釋專制政治之起源則是千真萬確的了，他們總是把國家認爲壓制的機關，使行強力以人民服從。殊不知人類之有社會，即有領導與服從之分別，乃是由于需要並不起于無理可講的赤裸事實。所以我認爲人類有秩序，有社會有組織，是一件事，而秩序之變爲不公正，社會之變爲偏枯，組織之變爲畸形又是一件事。學者往往併爲一談于是分兩派。一派我名之爲樂觀派，就是以爲有組織勝于無組織，專治勝于無秩序。另一派我名之曰悲觀派，此派在表面只講事實而不評定其好壞，在現代社會學家中有意大利的莫斯卡 (C. Mosca) 著有 The Ruling Class 與德意志的米企爾斯 (R. Michels) 著有 (Political Parties)，他們以爲人類羣居總是以少數人統治多數人，而實際只是少數人有利，這種「政治定律」在表面是講以來的歷史事實，而在他方面却最易被人利用以爲專制之理論根據 (即專制乃絕對不可避免的)。殊不知講政治不能純粹講事實。事實只是「已然」却不能決定「未然」，我們只能說以往專制現在人的羣居至多不過一百數十歲，却不能斷定將來永遠不會活到二百歲以上。所以我對於這個專制事實的社會學悲觀派是並不十分重視。至于樂

### 頌旋凱

「啊，還我河山！啊，還我河山！」  
 地下，空中，角落，一齊吶喊。

鐵與血的意志交流，

茹苦含辛，奮鬥了八年。

我們流了熱血無其量，

我們拋了頭顱千百萬；

饑饉，瘟疫，死亡，瀰漫全中國，

但我們絕不怯懦，一直抗戰！

勝利是屬於被壓迫者的，

我們到底獲得了今天！

看啊！敵人的白旗揚揚，

我們打碎了侵略者的鎖鍊。

我們血染的大纛迎風飄飄。

自由之神的華冠燦爛。

聽啊！凱旋的號角吹起，

傳遍了城市，山谷，田園。

觀派之弊病乃尤甚于悲觀派。他們對於政治完全抱一種錯誤的見解。人類羣體上之有政府機構當然是出于需要。既有需要則政府一旦創出以後便不會變為無政府。無識之徒往往一聽無政府之說就駭得不得了，以為等于洪水猛獸。其實如果真有所謂無政府狀態，我敢說人們在無政府狀態下生活無論如何不會比在惡政府下生活更壞，自人類有了政治以後，只有政府之良惡問題，已早沒有了政府之有無問題。所以這一派人只看見人類對於組織有所需要一方面，誠然組織是有需要的，因為非此不足以見文明，亦必由此而使文化有進步，但却不可忘了另一方面，即另有因組織而生出之弊病。我們決不可以為這些弊病亦是需要的，與不可少的。根據比較既既不贊成悲觀派，亦不贊成樂觀派。並且照我這樣說法，亦足見所謂正反合之定律不過只表示一個大概而已。換言之即由一種粗枝大葉的觀察以成而尚未細加分析與研究。縱使細密研究之結果亦不能越過這個正反合之方式，然而細密分析是科學，只言其大概却不是科學，此則不可不分別也。于是對於政治之起源乃另創立一說。

我此說可名為「唯器史觀」。此乃是 (technological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 之意譯，其意是注重在器具之發明。在初期尤注重于武器，因為人類生活如有改變必有新器具。資本制度之所以成立就是由于有機器生產，以代手工生產。所以機器之發明影響及于人生實在大得很。馬克斯見到了這一點斯芬格拉 (O. Spengler) 亦看到這一點。須知器械之發姑，係由實際需要而逼迫出來，這種需要就是抵抗天然的風雨與外來的野獸。而器械又可分兩大類：一是用于產生如耕地之耨，牲畜之杖等等。另一是用于防禦如刀如甲等，但凡可防禦的器械又都可以用于攻擊，于是這兩類便可說產業器械與武備器械，我之所以說此，却在于想藉此以明社會之有統治階級。政治上有治者與被治者之分，大概是由于治者往往是移來的一部落，而被治者就是土著的部落。至于所以能常久維持這個上下的關係，却又靠治者必同時就是一種新器具之發明者兼使用者，因為這種發明總是與使用合一，不像後世的複雜機器一樣，同時將其使用傳授于他人，則他人自會一方面感其恩惠，他方面崇拜其道德，為了報德起見，又往往加以尊位或尊號，例如稱帝稱王。其實那時的

頌旋凱

壯士喝了最後的一杯酒，

戀人的心上掉下一塊鉛。

誰不在歡欣？誰不在鼓舞？

誰不在歡欣？誰不在鼓舞？

× × × × × × × × × ×

秋光融解了我們的血潮，

生命之光在星華之上閃閃；

雲雀翱翔，歌唱着昇平，

自由的大海拍着浪花緩緩。

× × × × × × × × × ×

一切都在慶祝這光榮的新生，

戰士的英魂，微笑着安眠。

我們播種和平的種子，

讓後代頂戴幸福的花環。

× × × × × × × × × ×

偉大的八月啊！自由的八月啊！

我們將永遠把你紀念，紀念！

在暴風雨的耕犁之下，

你把世界和平的基石永奠。

辛酉於一九四五，八月二十六夜草。

帝王決不如後來的帝王之尊嚴高貴，亦不像那樣與人民隔絕，我立此說可用中國上古的傳說證之。韓非子上有「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獸多。人民不勝鳥獸蛇蛇，有聖人作構木為巢以避窺害而民悅之，使王天下，號曰有巢氏，民食瓜蚌蛤，而傷害腸胃，有聖人作鑽燧取火，而民說之使王天下號曰燧人氏。」（五蠹編），只見這些帝王是發明家，一方面因有發明而民感其德，他方面因其才能出來，足以率領眾人，另一方面又因新器械在他手裏，則他的地位便因實力而自然有貴起來。中國古代尚有其例：如易經上有：「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親法于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取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結繩而為網罟，以田以漁」（繫辭），又商君皇帝書上有：「內行刀鋸外用甲兵」（策篇），又史記上有：「于是軒轅乃習用干戈以征不享，治五氣，藝五種，撫萬民度四方，教熊羆貔貅貔貅」，（五帝本紀第一），于此顯然可見者，即皇帝發明用猛獸以為戰具。古代用猛獸以教戰似為事實，爾雅與周禮均提及之，可見皇帝之所以得位與保位在其威而同時又在其德。史記云：「勞動心力耳目節用水火材物。有土德之故，號皇帝，蓋教民種植開闢山隴使人得從事于生產，因而得生活可以安居。我們于此可作一個小結論，就是治者階級之起來是在一方面由于從他可替一班人謀福利，在他方面則又由于人民對於他實在怕其威力。從謀福利一方面來講，可以說是出于需要，因為有治者是確比無人領導來得好。但從其威力可怕一點來講，則政府之成立（即統治關係之發生）並不是建立于人類性善一方面，所以嚴格講來無政府主義之理想雖實際上未必真能實行，然而在思想本身却是很高尚的，又是很合理的，因為這一派學者是把社會與國家分為兩個不同的概念。以為人類可以有共同生活，而不必有組織，即有組織亦不必有政府。于是政府與社會分為二事：社會是出于人之本性感情而合理，政治是出于強弱，沒有武力不行，性惡論者以為「今人之性，生而有有利焉，順是故爭奪生，古者聖人以人之性惡以為偏檢而不正，悖亂而不治，故為之立君上之執以臨之，重刑罰以禁之」（荀子）。這種思想是以為有一個沒有共同生活的狀態在此狀態中是所謂

（未完）



# 民主政治的根本問題

夏 丹

現代政治爲了適應急遽變化的國內和國際情勢，處處需要行政效率的增強和職權的集中，於是逐漸走向集權制度。有些國家明白地放棄了民主制度而代之以獨裁政治，有些國家雖然仍舊沿用代議政治，標榜民主主義實際上却是有名無實，政權都集中在行政部門和少數幾個行政首領的手中。因此有人認爲民主政治早已過了它的黃金時代，而現在正是日趨沒落了。事實是否如此呢？這是有加以檢討的必要的。

一般人的看法以爲民主政治曾經有過一個普遍盛行的黃金時代，實際上這却是淺見。且慢說古希臘各城邦的「平民政治」完全是離離當時新興的商業階級利益的工具，羅馬的民主制也不過是富民政制，就是十八世紀以來歐洲各國盛行的代議政治，以及今日英美所極力標榜的民主制度，又何嘗不是只代表着少數人的利益？何嘗不是僅僅有着民主的名義而已？說到中國，則約三千年來始終沒有脫離專制政體，政權不屬於皇帝，即操於於權臣之手，老百姓根本沒有過問政治的資格，所以連名義上的民主政治也談不到。由此看來，真正的激進的民主政治實在是在從未有在歷史上長期地出現過，也可以說，它始終尚未興起，那麼又何從沒落呢？沒落的不過是那種維護少數富有者利益的名義上的不澈底的民主政治，也可以說是由於獨佔資本主義發達的結果，代議政治已經不足以盡其經濟上的任務而不得不由獨裁制度取而代之而已。至於真正的民主政治則儼然還是我們所應具有的最高政治理想，也正是我們所要努力追求努力促其實現的唯一合理的政治制度。

獨裁政治之出現自有其一定的經濟背景，絕不是單純爲了增進行政的效率而產生的這一點姑且拋開不論，單就獨裁政治的效果來看，它是否真比民主制度更能產生力量呢？這問題如在兩年前的時候提出，一定有不少人會肯定地答覆「是」。但現在由於歐戰結果所示，恐怕任何人對於這個問題也不會不加思索地予以肯定的答覆了。德意敗戰的原因固非一端，但政治上的缺陷絕不是毫無關係，意大利的巴德里奧政變，德國的七·二〇企圖刺殺元首事件，雖然一成一敗，却都可以證明國內政治不健全

語言發生在遠古時代的勞動過程中！這是一件共認的事實。這個藝術的發生的理由，是人類把自己的勞動經驗組織在文詞的形式裏，保留在他們的記憶中是最容易而且最長久的。這在對句、箴言、傳說——古代勞働的口號的形態，是可以找到根據的。

## 藝術的實質

高 都 著  
基 昂 譯

語言的藝術的發生是接着勞動的發展，在語言中又可看出科學的開端，就是人類對那阻礙他們的勞動行爲的自然，拚命的奮鬥，這事實足可證明。由此我們可以知道語言的藝術之發生，比一切原始宗教更早幾十世紀是無疑的了。這個事實的證明，是可以從古人的克服猛獸與自然現象，使用咒語的魔力來作根據的。

在原始共產社會的時候，人與人中間，相互理解與相互關係，完全是靠着語言。並以此鼓起了他們驕於與愉快；同時又增加了他們的勞動生產力。所以勞動的生產力愈強，人類的進步就愈快，愈勇敢，愈美好，也就是最複雜最完全



講。容切區主如此。幕因學官配長文志和，的的不外居的勝，的於真  
 求所易一濟如此。揭而校考政久官要政幫意，的的不外居的勝，的於真  
 以通切地不。這穿批就試務，形度是完無常他舉和的不識的。政平政面主的是關  
 但，過方位實這根出文出將吏成即常常他們和的不識的。政平政面主的是關  
 只有們合都會，本來是便的試右一初官關的。政平政面主的是關  
 實現的現位治撤未自人的者政種傳更的。表現志有操縱也。候制名憑說不  
 現了可政正然上結免大地教施統的系統。再就着要會舉而形無形地看雖以  
 財富明制等會民在然於成其程的濟統。再就着要會舉而形無形地看雖以  
 上白度的趨主於風為錄用甚量力，他們掌握了他了策策的實施細則及預算  
 的：而權利平只大然有須分批然他了策策的實施細則及預算  
 民僅實利等好大然有須分批然他了策策的實施細則及預算  
 主之講出機，徒空財富上治行政加怎能實定的呢？本編造是實權，即實權  
 後求來會，就空財富上治行政加怎能實定的呢？本編造是實權，即實權  
 政，這這說，財富上治行政加怎能實定的呢？本編造是實權，即實權  
 真治這這說，財富上治行政加怎能實定的呢？本編造是實權，即實權  
 正制樣然，在當有美的部爪門嚴生什限的？本編造是實權，即實權  
 激本等政財上到實行的。是制呢？本編造是實權，即實權  
 底的身等政財上到實行的。是制呢？本編造是實權，即實權  
 的民真上上民主的。這種文當然是，即實權，即實權  
 民主的權身果步所政的。這種文當然是，即實權，即實權  
 政治，激利分上實所政的。這種文當然是，即實權，即實權  
 才不的義教了，即實權，即實權  
 够的民主的政平程度體富上人的。這種文當然是，即實權，即實權  
 完的政化主程全富上人的。這種文當然是，即實權，即實權  
 全實現不的實然一民的。這種文當然是，即實權，即實權  
 能實現不的實然一民的。這種文當然是，即實權，即實權

藝術的功績便是能使奴隸的悲慘生活  
 得到安慰也。我們從古代民族埃托魯  
 尼亞的花瓶，古舊的金飾物，武器，彫  
 刻；埃及，希臘，墨西哥，秘魯，印度  
 和中國古代的廟宇的殘蹟；中世紀歐洲  
 的教堂；東方的地氈與弗蘭陀人的毛織  
 物等等所看到的美的藝術，正都是奴隸  
 們自己創造出來的事實。  
 這個藝術的創造，就是奴隸們每日沉  
 重的的工作，起初只是爲了自己，後來便  
 爲了所謂主人了。這些奴隸們，這些藝  
 術的發明者是那些人呢？那便是陶工，  
 五金工，織工，石工，木匠，木和骨的  
 雕刻工，武器的製造者，漆工與裁縫。  
 這就是古代的手藝人，也就是藝術家，  
 他們用了自己的能力，自己審美地做出  
 了那些炫耀我們眼睛的美術品。現在  
 充滿于我們的博物館裏的東西，就是那  
 些奴隸們的功績了。  
 那些藝術的日用品之美的形式與鮮  
 明的顏色，是什麼東西，引起人類法  
 飾與作美的呢？這便是向形式完美的推  
 進力，也就是生的推進力了。在它的根  
 幹中隱藏着人類的慾望去開發機巧的活



(一)

“Stone walls do not a prison make,

Nor iron bars a cage;

Mind innocent and quiet take,

That for an hermitage.”

—Colonel Lovelace

我坐在運貨車上，在三十二年十一月下旬的一個黃昏，和其餘十幾位朋友，被日本憲兵押送出北平鐵獅子胡同軍法會的大門。被判決以後的心情很難割割。我只



### 獄中記

周 律

看見朋友們都低着頭，坐在冰冷的車箱裏，若有所思。我自己的感情却很衝動，好像安慰自己似的低誦着 Lovelace 的詩句。

(9) 在一四〇七部隊監獄的時候，無日不希望着「軍法會審」。儘有充分的時間來估計自己的罪狀，算計應該判多少年月，那時唯一的希望只是不死便好。根本沒有考慮到我幾年是多，幾年是少。三年，很好，五年，很好，十年，很好，十五年，也好。無期徒刑，稍微長一點，但是也還

好。只有極刑，真是一個威脅。因為照我那時的想法，它的意思是馬上消滅「我」的存在；強迫的停止我所具有的一切經驗，一切記憶，一切想像。——換言之，就是解散我的神經系統，叫我自己再也知道自已之為何物。如果天國不可信的話，前面會是一片漆黑，永遠的脫離時間空間的黑。這種不可知的死的想像真是一個威脅。我想每個犯人在他們被捕或者處刑以前，都一定會有這種想法。其實並不見得

可怕，因為在一個人的神經系統已經停止作用以後，那還會有什麼痛苦與恐懼呢？可是，畢竟那是一條沒有走過的生疏的路。人類，甚至動物，對於生命的留戀有時像是嬰兒的不願意離開保姆的懷抱。那種頑固的求生本能很足以破壞任何崇高的理想與信念。也許因為這個，才會有人利用它來強迫政治工作者或者理想家不得不放棄他們自己的主張，極力壓制自己的高揚的精神，去求卑污的妥協和投降。不過，使倖這一次我和我的朋友們並

躍的運動，和在人類自己的身體中的那強壯的和飽滿的筋力是也。這個對於人類的體力開展的慾望，在古代希臘的雕刻中已經明顯的說明了。人們知道去完成生的愉快，健康是必要的，沒有健康也就沒有愉快。而創造新的東西，又是愉快中之最愉快的了。

人們知道改進他們的環境，使之更愉快。所以人們喜歡明朗的色與韻律的組織了的聲。藝術的效用是在誇示好的使之成為更好，暴露惡的——有害于人類的，使之激起不滿與憤怒，想去毀滅那給予人類卑賤與羞恥的慾望。因此，藝術的本質就是戰鬥，或者是擁護或者是反對，是不容中庸存在的。而且也不能，因為人並不是攝影機的鏡頭。他不是絲毫不變的反映現實，而是保護它或變革它或毀滅它。這便是藝術的本質。

本刊歡迎投稿

沒有一個人被判死刑。死刑雖然威脅過我們，但是目前總算離得稍遠一點了。所以就算有人被判的年月比較多一點，也依然可以輕鬆一口氣，似乎前面又重新現出一片短短的遠景。自燃地想，戰爭不會有多久，自己的身體恐怕還能勉強的支撐下去，於是倒反而比來被判刑的時候輕快多了。

汽車走出鐵獅子胡同，向北轉了一個彎，誰也不知道將被運到那裏。我只記得那時差不多有七點多鐘。北平依然如故。不過長時期的牢獄生活使人覺得天幕特別高張，星星特別明亮。大街雖然籠罩在暮色裏，色澤也顯得鮮明而繁複，比起在日

本監獄裏眼睛只能看到的灰褐等暗色確是繽紛迷目。偶然我抬頭一望，看見了雍和宮大街東邊幾個麵舖所掛的紙糊燈籠，給了我以至今不能磨滅的印象。藍黑色的底子上配帶幾盞金黃色的燈，上面更寫着猩紅笨拙的大字，「切麵」，「大餅」，

看來如入畫境，我甚至後悔從前竟沒有注意到它。繼而一想，在五色繽紛的世界裏住慣了的人，連感覺也會慢慢變成遲鈍，以至美景當前，拂而而過，真是可憐。因而使我悟到爲什麼畫家總指示他的學生們儘量利用直覺。有的甚至勸他們把頭傾下來，由兩足中間去看倒過來的世界，以發現其神奇……

當然這幾盞燈籠不但對我有美學上的意義，它更刺激我飢渴已久的食慾。上面「大餅」，「切麵」的字樣令我聯想熱騰騰剛出籠的麵食，饑涎欲滴。半年多每天吃的只是些大麥米粥，帶麩子的饅頭和帶穀子的小米稀飯，給的又是那們少，幾乎整天都在被飢餓襲擊着。尤其是天氣漸漸冷起來，在沒有火的冰涼的監房內，就是僥倖多穿了幾件衣服，也仍然感覺寒冷，像是一堆沒有升起來的火爐，外圍覆上幾層布。於是，白白的麵條，圓圓軟軟的大餅就在我腦子裏顯現出來，不知不覺地這輛汽車向東轉，又彎了幾彎，回到了一四

七部隊的監獄去。

車一直開進有日本兵看守的大鐵門。停在廊子下面，護送的憲兵把我們攔了下來。因爲每人都穿着這個監獄專爲犯人製定的拖鞋，踢踢踏踏的非常不便。雖則它原來的意思是使你不能走得很快，以避免逃跑；可是這一搯却叫我們中間有幾個人丟掉了鞋子，光着腳跳下車去。

除了一個判刑一年，緩刑釋放的朋友以外，其餘的人立刻都被趕到西邊的一扇小門去。後來我才知道這就是一四〇七部隊監獄和外裔人犯臨時收容所相通的唯一小門。也就是說走過了這扇門，我們就正式算做了「中國」機關管轄下的政治犯。

三年，五年，七年，十年，長時期的生涯就都要在這邊慢慢地咀嚼過去了。這邊防範的程度好像比較鬆，中國面

孔的獄吏看來不那麼可怕。半年以來除了犯人的愁眉苦臉以外，這些面孔是我僅見的豐滿紅潤的中國面孔。尤其在日本監獄拘留一個多月，觸目盡是帶洋刀的大日本軍法會的看守，好像統治者便該是那種三島面型，而說話不爲我所懂的人。現在看見這般鬆懈的黑衣中國官吏，倒反而覺得一新耳目，因爲說的總也是中國話，便無形中好像比較親切。（其實後來我發現這實在是一種錯覺。）幾個月以後，聽見難友們說有人剛由日本監獄解過來時，竟有向這班中國看守，大聲叫「親愛的同胞」者，可以證明我當時的感覺。

送我們到這邊的還有一個翻譯，也是日本人，在他向我們說了幾句類似：「既往不咎，諸位要走光明正大的路」的話之後，我們就交付給收容所了。

第一步手續是脫下在「東院」（那邊日本監獄的另一名稱）所發給的囚衣，換上自己被捕時的衣服。許多淺色的衣服都因爲被「消毒」煮過一番，上面染得青紅藍紫，非常難看。

第二步手續是捺手紋。以後住久了我才知道入這個監獄的犯人必需捺手紋兩次。第一次當然是入獄；第二次却有兩種不同的可能。一個是釋放的時候；另一個則是死亡的時候。活着出去的人總是驚喜地用顫動的手擦出倉促的印記，快活地裏去會見來接他的親屬或朋友；那些受不了

孔的獄吏看來不那麼可怕。半年以來除了犯人的愁眉苦臉以外，這些面孔是我僅見的豐滿紅潤的中國面孔。尤其在日本監獄拘留一個多月，觸目盡是帶洋刀的大日本軍法會的看守，好像統治者便該是那種三島面型，而說話不爲我所懂的人。現在看見這般鬆懈的黑衣中國官吏，倒反而覺得一新耳目，因爲說的總也是中國話，便無形中好像比較親切。（其實後來我發現這實在是一種錯覺。）幾個月以後，聽見難友們說有人剛由日本監獄解過來時，竟有向這班中國看守，大聲叫「親愛的同胞」者，可以證明我當時的感覺。



苦難，終於不得不脫離這不公平的塵世的人則是在死後被強迫地把腫黃色的枯瘦手指印到指紋單上。當我在監獄洗滌科作工的時候，病監恰在我們工廠的背後。往往在聽見幾天逐漸增強的痛苦的叫喊之後，那全一聲會忽然歸於沉寂。接着就會有一個看守領着一個在監人由我們工廠經過走到病號去，那在監人手裏拿的就是印指紋的油印滾子。黑烏烏的顏色寂寞得可怕。活的，死的手指不知由它滾過多少次印到紙上，做了「軍律違反」犯人們的鴛泥鴛爪的記錄。

按完手印以後就是釘腳鍊。那是差不多有二尺三四分長，三斤重的一付鍊子，是每個犯人必具的標幟。中間有五個或六個長環，兩邊有圓形的環為的是套在兩支腿上。圓環是用鐵釘釘死的。這掛鍊除非出獄時不能脫下來，所謂出獄當然也是包

括死亡或者釋放。我們釘鍊的時候差不多天已經完全黑了。在一個極高敞的大屋子裏，後來我知道那就是白天有一百多人在那裏工作的工廠。所裏的人簡稱之為「大底工」，因為它是一所納鞋底的工廠。在那間非常黑的廳堂內只有看守和一些帶着腳鍊的在監人給我們「碰鍊」，我記得非常清楚，那時「大底工」的電燈並沒有開，只用幾盞極小的紅玻璃油燈照着工作。碰鍊的人是一「鐵科」做工的在監人，非常熟練的給每個人把這束縛加上。我已經是十幾個應該碰鍊的人中較後的一個。那看守呼喝着叫我坐在小凳子上，然後命令我把腳放在一個鐵砧上面，我看見那位鐵科的朋友順手揀了一掛五個環的鍊，很自然的用鐵釘替我釘牢。在燈光下他筋力發達的臉，嚴肅而沈靜，像執法吏一樣找不到絲毫表情。這種情景逼得我不得不把視線轉移到別處去。抬起頭來，我發現原來這所大廳的高處四面都有玻璃窗，外面的月光恰好射進來。並且隱約可以看見天際明滅的繁星。這樣，使我的心情在嘈雜的呼吸以及鐵鍊的丁了聲中得到了一刻極短促的平靜。我想起馬德慕爾上面所說的「上帝空和心中的道德律」一句話所以由來的原故，於是，我又更多的忘去了目前的苦痛。



然而，很快地我又意識到冰冷的鐵鍊磨擦着我的腿部，不知道它會整日整夜地這樣陪伴我多久。站起來以後，更感覺它的沈重與累贅，想不出有什麼法子能够擺脫它。像作夢一樣我拖着它一步一步踉蹌到已經碰好鍊的一班朋友們的隊伍中。幸而在這個時候，我發現了幾位先我們來受難的朋友，他們的腳鍊中間用一條細繩繫在腰際。走來走去，非常自然。我想呆久了，住慣了，我會和他們一樣的，心裏就不再拿這當做一回事了。原來這些在監人都

是所方認為可靠，叫他們出來幫着做些事的。他們來來往往，拿衣服，拿單子，非常忙碌。

然後有一個胖胖的看守出來給我們講話。他說的不外叫大家守規矩的一些話，不過附帶地他聲明了兩件使我們最高興的事，那就是每五天我們可以買一回菜，再過一星期可以和個人的家裏通一封信。





我遇見她的時候很少。尤其在這次散步時發生的事情以後，我們的見面是更少了。實在，在這個城市裏，簡直沒有她的蹤跡。但是四年以後，現在她在懷孕中，但仍舊是那套年青；脖子上帶着一串長的金項鍊，和一個美麗的大領花；她穿着時髦的而美的衣裳，顯得她是越發美麗和豐滿了；像那無憂無慮的快樂的古魯金人在熱帶的吉非利沙地方所賣的羊皮裝裝着的高加索酒一樣的美好吧。

「唉！我嘆了一口氣。當我們親熱地談起話的時候，她又回想起過去。她說：『唉！我嫁了人了，和一個紅雲霞和太陽的光輝射在水裏，遠遠的藍色的北方在汽船跑過去以後，留下已經生了一個孩子了。現在懷着第三個。』」

「我已經生了一個孩子了，現在懷着第三個。……」

「我已經生了一個孩子了，現在懷着第三個。……」

「我已經生了一個孩子了，現在懷着第三個。……」

「我已經生了一個孩子了，現在懷着第三個。……」

「我已經生了一個孩子了，現在懷着第三個。……」

「我已經生了一個孩子了，現在懷着第三個。……」

M. Gorky, Sohranie Sechianny

碎瓦，一試便知。無非打臉兒充胖子，絲毫無補事也。我們也確實不少有「敢於」單身和武裝的漢子，哭哭啼啼的，征伐那「敢於」兒。他死於戰場，或死於戰場，或死於戰場，或死於戰場。……





